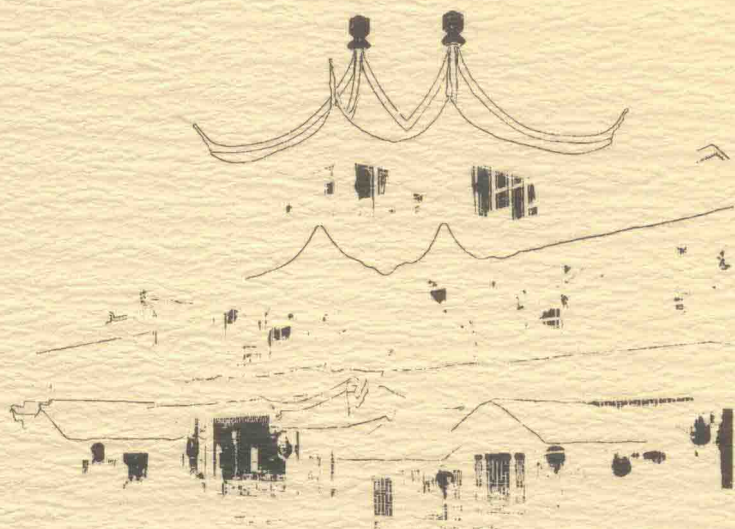


● 末世挽歌的金陵残梦——曾经绮丽的晚明繁华 ——



Biography of Qin Huai River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 青山憔悴——晚明秦淮风云记 ●

—— 肖同庆 著

● 公元1644，天崩地拆——一座城，一条河——一曲末世挽歌



Withered Green Mountain
Biography of Qin Huai River
in Later Ming Dynasty

● 青山憔悴——晚明秦淮风云记 ●

——肖同庆 著

W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山憔悴：晚明秦淮风云记 / 肖同庆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496-2538-3
I. ①青… II. ①肖… III. ①文化史—南京—通俗读
物 IV. ①K295.3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5753 号

青山憔悴

——晚明秦淮风云记

著 者 / 肖同庆

责任编辑 / 何 璟

封面装帧 / 曲闵民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10.375

ISBN 978-7-5496-2538-3

定 价 / 46.00 元

目 录

卷 首

那一年，那座城，那条河 ——重温明末秦淮激荡颓废的时代气味	002
--	-----

明朝陪都南京的夫子庙和比邻的贡院紧临着名妓荟萃的秦淮河，太学、贡院和妓院同处一地，既演绎了无数名士风流的故事，也让秦淮河成为历代士人争相记叙的欲望象征。一条河流，千古情怀，那些凄艳与悲壮的集体记忆源自明末清初士人们的沧桑文笔，他们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记录了亲身经历的风月绮丽，并深情寄寓了惊心动魄的兴亡感叹。秦淮风月由此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儿女情长融入国破家亡，由此悲情长远，历史永怀。

卷一 风云

第一章 金陵梦：一座城市和一个王朝的兴与衰	022
-----------------------------	-----

公元1421年，大明迁都北京，金陵南京黯然神伤，自此远离政治风云，落寞生长。三十三年后，公元1454年，中国最大的江南贡院建成，这是秦淮河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文化标志，从此，旧院声色与贡院书香遥相呼应，女色男声，彼此意会情交，演绎出吐纳风流的千古传奇。从1454年到1644年，近两个世纪的金陵梦华，点染了诗意江南，成就了国色天香。

第二章 末世情：公元1644年的历史密码	039
----------------------------	-----

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悲风乍起，各种诡异的现象相继闪现，星象诡异，地动悬疑，不胫而走的政治歌谣，既是一种乾坤倒转的预言，又是对一个时代的诅咒。这一年，中国出现了四个皇帝，朝堂与江湖，汉族与异族，庙宇与民间，多种力量登台亮相，殊途同归，时代大开大阖，社会风云激荡，这是两千多年帝制的又一次借尸还魂。这一年既奠定了此后四百年中国的历史格局，也注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命运。

第三章 帝王劫：最是仓皇辞庙日 059

王朝更替，帝王从来都是戏份最重的角色。大明王朝盛产奇葩皇帝，他们把国家当成了任性的私宅，把江山当成了自己撒泼打滚的后花园，只可惜，百姓不总是院中独自花开花落的无名生物，一旦生存无望，他们也可以成为荆棘，总能刺破王朝华美的袍子。家国天下两千年，甲申之变，最终的结果还是难以自主、习惯屈膝跪下的民族个性再次顺从了历史的命运。波诡云谲的明末历史舞台，每个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

第四章 士之道：家国天下与生死选择 082

无处不在的锦衣卫特务统治，动辄廷杖的残酷虐杀，没有哪个王朝这么作践共治天下的士人集团。他们侍奉了一个又一个的混账皇帝，当帝国大厦倾斜崩塌的时候，在经历倾城之恨、亡国之痛后，他们将何去何从？许多人选择了殉忠，当然更多的人剃发易服，被迫低头，在同一片蓝天下重新讨生活。抗争与投降、决裂与屈从构成了一幅动人心魄的悲壮画卷。“功名非我事，风月负君诗”，王道霸权下的道统坚守，一直是一个神话，并代代破灭。

第五章 美人图：曾经的华艳与怆然 103

明代秦淮风月场，经历了兴起、发展、繁荣与衰落等一系列的嬗变过程，与王朝惊心动魄的兴与衰相伴随。“醉倚阑干风月好”，易代的悲壮与风月的凄艳在这里聚焦、上演，背景波澜壮阔，剧情一波三折，悲欣交集。名士诗酒风流，文采与清谈共举；名妓高张艳帜，才华与美貌并重。二者惺惺相惜，水乳交融。“生怕情多累美人”，不论谈政治，谈情爱，抑或谈诗论文，都在这秦淮河畔一座座精巧华丽的小楼里演绎出一个个绝世传奇。

卷二 风月

第六章 追忆：影梅庵里的情爱史——董小宛与冒辟疆 …… 124

“生不相从死相从”“拼得一命酬知己”，董小宛十九岁这年对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展开了舍命追求。她主宰自己爱情的决心如此坚决，不惜死缠烂打，最终得遂所愿。经历过五年炼狱般的风尘不堪，遇到爱情的董小宛惜爱近乎赎罪。在明末清初的动乱岁月，两人寄情风雅，尽享情爱时光，真可谓：“一生清福，九年占尽。”

第七章 情殇：一个女性的命运曲线——柳如是的风月诗骨

…………… 150

公元1641年，钱谦益正式迎娶柳如是，这一年，他五十九岁，她二十三岁。江湖文坛掀起轩然大波。那是一个颇为悲壮的场景：松江，芙蓉舫上，钱老先生与如是小姐屹立船头，缓缓行进在众目睽睽之下，岸上不时飞来砖石与弃物。他们没有躲避，没有胆怯，紧紧靠在一起，笑对周围的指责与唾骂，他们为自己这种对世俗的挑战而充满快意。

第八章 剧场：此恨不关风与月——李香君与侯方域 …… 177

公元1699年，孔尚任完成了他的名剧《桃花扇》，这是他耗费十年心血成就的一部大戏。“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主人公侯方域和李香君在他的笔下被演绎得家喻户晓，从此一纸风行。一把题诗、定情、溅血的桃花扇子，成为中国经典文学永恒的意象。在凄风苦雨的晚明天空下，在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剧场内外的历史人物又怎样扮演了自己的传奇角色？

第九章 柳色：迷楼女主人的情感传奇——顾媚与龚鼎孳…… 198

“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龚鼎孳与顾媚的传奇姻缘因为这句话而成为后人的笑柄，在公元1644年最惨绝人寰的时刻，没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我们只知道两人的乱世情缘历经生死考验，始终不离不弃。一部词集《白门柳》完整记录了他们的情爱传奇，可谓风情痴绝。执子之手，与之偕老，在厮守相伴的一生中，他们没有换来历史的谅解，却完成了与他们自己一生的和解，唯愿足矣。

第十章 史诗：青山憔悴卿怜我——吴梅村与卞玉京…… 216

风月藏诗骨，他用诗阅历兴亡，笔下词激楚苍凉。一个个奇女子的命运沉浮，一段段大历史的泣血沧桑，在他笔下，都成为千古传诵的史诗文本。诗人吴梅村与名妓卞玉京，几度相遇盘桓，终无缘相守，所谓“此生终负卿卿”。多年后，她刺血写经，他终生思念。可叹造化弄人，生逢乱世，抑郁情伤，吴梅村只能在“情怀”中终老了。

卷三 风流

第十一章 遗民·余怀：一生风月供惆怅…… 238

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余怀完成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板桥杂记》，这部经典文本深情再现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秦淮记忆，其渗透在情感深处的那种痴迷更是令人动容。“人间风月如尘土”，那些曾经风流的青春岁月与城市臻于极致的繁华逸乐交相辉映，即便经过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依然色彩斑斓，触目可及。

第十二章 逃禅·方以智：苍茫犹可对狂生 254

明清几百年间，方以智的一生始终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传说他是《红楼梦》的作者，还是著名帮会组织“天地会”的总舵主。有人评价他是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则把考证他生死晚节的学术论著写得像一部推理悬疑小说。回望那个生死考验的大时代，正是世乱不遇的颓激和恣荡成就了他丰富多彩的人生。

第十三章 乞士·陈洪绶：一双醉眼看青山 271

老莲平生有两大爱好：做爱与作画。这个被称为“有明三百年无此笔墨”的绝世画家，一生放浪形骸，纵情酒色，而又古心如铁，情系家国。在明清易代的动荡岁月里，他用手中的精妙画笔留下了一个风情万种的时代图景。愈沉郁也就愈放荡，他的人生未始不是一幅朴拙清简、旁逸斜出的声色长卷。

第十四章 梦忆·张岱：忠愤之气浮于纸 286

一支笔，描摹出声色喧哗的纸上江山，一卷书，再现了风华不再的盛世光景，那种繁华靡丽中的苍凉，怎一个“梦”字了得。“而今醉眼看风月”，从青年时代的吟花弄月，醉卧名妓，到晚年生涯的穷困潦倒，苍凉避世，张岱心中挣扎着一个怎样的困境？

第十五章 雅趣·文震亨：纸上昙花偶自拈 302

读十七世纪文震亨这本探讨格调和时尚的书——《长物志》，让人经常会自惭形秽。原来，那时候的中国已经这样美了，美得任性，美得放肆。一块石头，一片园林，一杯茶，一炷香，构筑成一个异常精致的感官世界。晚明的奢靡是一种讲究，也是一种简约之美。这是一种无法回去的古典，没有变革的冲动，只有享受的贪图。

跋：诗酒醉花前 315

参考文献 320

那一年，那座城，那条河

——重温明末秦淮激荡颓废的时代气味

我要说的这一年是公元1644年，即崇祯十七年。我要说的这座城是南京，古称金陵。我要说的这条河，是秦淮河。

历史是一种本文，而其中时间、地点、人物则是三个巨大的历史常数，后世的一切因此而改变。总有一些时间节点，对历史改变尤其大；总有一些地点，对文明影响尤其大；总有一些人，能够不由自主地走进历史。我们总是抑制不住地去检阅过去的一切，而真正让我们为之着迷的并不是浩如烟海的各种记载、条文与朝代更替。正如西方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支配历史的绝不是一些空洞无物的形式，而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群。”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大顺元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一年准确地说是四朝共存，五帝并现，各种政治势力光怪陆离，此消彼长，其局面之离乱，整个中国历史绝无仅有。这是一个奇异的时刻：除去张献忠的西朝可以多少忽略外，三个王朝，三个皇帝，命

运各异。三月十九日，明朝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李自成入主大内；一个月后的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弃京西逃；五月二日，多尔袞策马进京。短短四十三天，天崩地坼，江山易色，紫禁城两易其主。最终，明亡清兴，一个朝代沦落，一个王朝勃兴，史称“甲申之变”。到1645年6月7日（旧历五月十四日丙午），南明献舆图正式投降，大明宣告灭亡。这一年，颠覆、破碎，风雨飘摇，中华帝国这艘大船在惊涛骇浪中载沉载浮。个人的命运在惊惶绝望处或随波逐流或手足无措或艰难抗争，真可谓“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老舍语）。

在我看来，这一年，蕴藏了中华汉文明意味深长的衰败密码，面对外族入侵，汉民族如何应对，其行为与心理的表现颇可玩味。这一年，同样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王朝更替的特色及规律，而面对历史巨变，皇帝、士人与百姓之关系及其表现，历史定式亦清晰可辨，尤其是作为文官集团的士人们的行为路径与思想脉络更加值得勘探。从那个甲申年开始，人们不断想象“民族国家”，持续选择“历史”的叙事策略和话语方式，一直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公元1644年，同样是对汉民族心灵的巨大挑战，是对中国的一种预言和警示，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诅咒和惩罚。可惜，这个历史时刻就像历史上所有年份一样，写在历史里，却没有刻进后人心里。明清鼎革，最可嗟叹之处在于中国文明的陡然中断，拐弯，停滞，延顿，公元1644年的心灵史，值得大书特书。明清易代，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个世界的终结。

有时候，地理远比历史真实。

对于南京，余怀在《板桥杂记》里有一个经典概括：“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这里是这个王朝的起点，也是终点；是这个王朝的福地，也是祸根。公元1421年，大明迁都北京，南京黯然神伤，自此落寞生长。迁都是一种冷落，也是一种严重的忽视，一旦权力被抽走，这座城市似乎一下子松弛下来，民间万物开始疯狂地生长，包括精神空间。看起来，南京成为一座孤独的城市，而且藏匿着某种前朝的原罪，但却代表着整个明朝的气质。三十三年后，公元1454年，中国最大的江南贡院建成，这是秦淮河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文化标志，从此，旧院声色与贡院书香遥相呼应，女色男声，彼此意会情交，演绎出吐纳风流的千古传奇。在精神上，这座城市似乎依然是首都，依然是那个王朝的文化中心：科学、文学、教育、知识甚至情感的聚集地。从1454年到1644年，近两个世纪的金陵梦华，点染了诗意江南，成就了国色天香。

金陵二百年——

一个中国知识者自由结社，纵情天下的时代，空前绝后！

一个男女雅游，文采风流，灵肉合一的时代，同样空前绝后！

河流也许既可以被视为一种时间的浓缩形式，也是历史的一种流动叙述。

那时候，秦淮河成为文人的游猎场，它为这座城市提供了一面巨大的镜子，使自恋变得不可避免。一个特定舞台上的男人

和女人，如此集中，如此任性，让历史一直沉浸在八卦里。如元人词中歌咏的：“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春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萨都刺《念奴娇·登石头城次东坡韵》）

秦淮明月，流水落花，有明一代围绕南京核心地域的香艳熏风，并非仅限于男男女女的打情骂俏，颠鸾倒凤，其之所以风华绝代，与蕴积千年精华所注入的文化底蕴密不可分。而六段著名的爱情传奇：钱谦益与柳如是、冒辟疆与董小宛、侯朝宗与李香君、龚鼎孳与顾媚、吴伟业与卞玉京、吴三桂与陈圆圆之恋，浓墨重彩地勾勒出颓废年代的残酷、堕落与风流荣华。

传奇成就文本，晚明叙述的文本意义，在那个朝代之后就一再被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些文本成为十七世纪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存在，文本中所展示的是一个时代的心理与精神轨迹。最后一个汉王朝的终结，在文人思想和心理层面的冲击是巨大的，深刻的焦虑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们，灵魂深处是莫名的狂躁忧郁，这些反映到叙述之中，所呈现的文本意义就格外突出。随着入清以后愈来愈严峻的文字狱态势，文人们对于历史的反思与寄托，就似乎只能渗透在风花雪月中，况且，晚明的风花雪月本来就达到一时之盛。这些风月文本里的爱情笼罩在悲剧性的命运之下，那种悲观主义的气质尤其打动人，其中闪现在记忆中的情感、思绪和场景，构建起一种完整的历史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风月文本必然包含更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感喟。这些经典的风月文本是王朝倾覆之下，新旧夹缝中文人生存与命运的一个典型样本，这样的

怀旧与怀古就有了更为形而上的意义。晚明秦淮的风月文本不仅回应着文人的心理真实和历史真实，也回应着对存在合理性和意义追寻的渴求，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心理治疗过程，是对自己安身立命的一种价值塑造。

著书惟剩颂红妆

1961年8月，一个炎热的夏天，吴宓自重庆千里奔波去广州探访老友陈寅恪，后来陈寅恪写下题为《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的七律诗，记载了二人的重逢，诗中云：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

鍾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休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其中陈寅恪自己加的注解中说：“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姻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而诗句“著书惟剩颂红妆”中的红妆，指的是秦淮名妓柳如是。

吴宓则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借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这两位从哈佛同窗、清华同事，到联大流亡，燕京授业，一直惺惺相惜的学人，面对荒诞的时势，彼此心照不宣。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学术已是政治挂帅，铁板一块。其时，社会正锣鼓喧天，淹没在欣欣向荣的大跃进运动之中。其时，知识分子已被反右之风扫进历史，个个灰头土脸。

而其时，陈寅恪选择了明末秦淮的一个名妓，用他的称谓是“女侠名姝”——柳如是；他选择了用文言，用古体诗去写三百多年前的个人遭际与天下兴亡。在《缘起》中他说：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阨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陈寅恪是一个学者，也是个诗人。八十余万字的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旁征博引，钩玄索隐，铺陈了秦淮名妓柳如是与当时文坛领袖钱谦益的惊世因缘。这是一部个人的情感与文采

交融的作品，自始至终流露出作者的喜怒哀乐与价值判断。以如此博学之士，旷代之才，竟寄情明末风尘，演绎风月情怀，不得不说是一种令人费解的学术悬疑。黄裳先生说：

明清之际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时代，钱、柳则是在这个特定时代中产生的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柳如是别传》的意义当然不只局限于一本人物传记。作者是很重视这部著作的，他集中了晚年的精力加以研究，而且自述其开始研究的经过说，“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检所学之深浅也。”这绝不是泛泛的谦词。明清易代之际的著作，是很不易读的。

陈寅恪将其书斋及文集命名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显然与其激赏柳如是的是《金明池·咏寒柳》词有关。纵观《柳如是别传》全书，这首词出现的次数最多，有学者就认为它是叙述的“主心骨”。陈寅恪在文中也有相关论说：“河东君学问嬾蛻、身世变迁之痕迹，即可于金明池一阕约略窥见。”并认为这首词为晚明词坛最佳者。“是非谁定千秋史”，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竟然将晚年所有的精力与才识瞩目于一个身世并不高贵的女性，其学术情感颇可玩味。

一切则缘于一颗红豆。

1930年代中期，在昆明西南联大的陈寅恪偶然买到一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的红豆，诗兴感发，学术灵感的琴弦也由此触动，产生了笺释钱柳姻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属草。适发旧篋，此豆尚存，遂赋一诗咏之，并以略见笺释之旨趣及所

论之范围云尔。”到 1950 年代中期，二十年过去了，这一埋藏在内心的情结始终郁结不散。

他提到的这首诗就是七律《咏红豆》，作于 1955 年，诗的后二联云：

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

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

三十年代，中华大地战火纷纷，烽烟遍地，民族之存亡尚不确定，此所谓兴亡之慨，有可感之。学术的情感原动力至关重要，也许正是作者此种与时代局势息息相关的心理状态导致多年后《柳如是别传》一书的写作。

1959 年的 8 月，桂剧《桃花扇》在广州上演，陈寅恪前往观看，此时的他已双目失明十多年，他只能静静地听。当夜，他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记感。

兴亡遗事又重陈，北里南朝恨未申。

桂苑旧传天上曲，桃花新写扇头春。

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年身。

铁锁长江东注水，年年流泪送香尘。

秦淮风月与明清易代的学术记忆再次被激荡。民国时期，民族危亡之时曾使很多知识分子联想到了明末的悲剧。事实上，清亡后，那种汉族文化之殇同样无时无刻不吞噬着他们的心。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挽词也是道出了这种心态隐曲。

听完《桃花扇》后，陈寅恪还写了两首绝句。

其一：